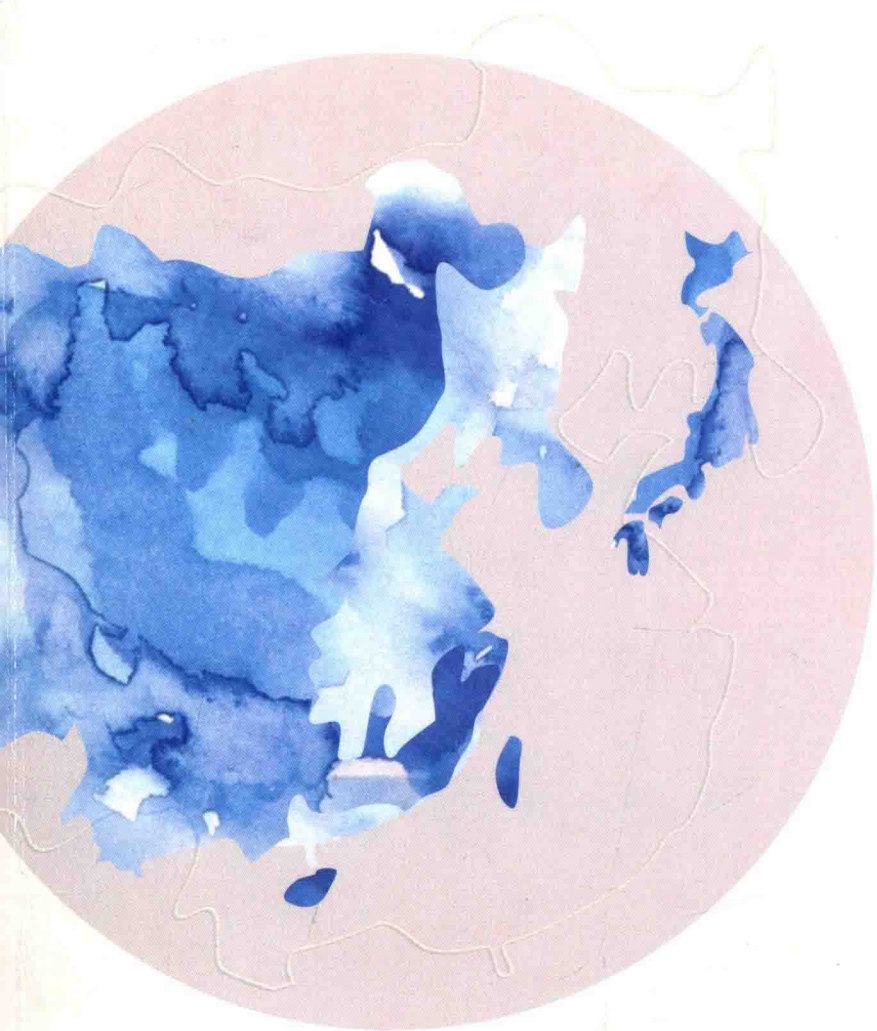


東亞世界

政治・軍事・文化



周佳榮
范永聰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歷史系及近代史研究中心合辦的「第一屆東亞文化與國際關係研討會」於2013年4月2日舉行，分別以「近世政制、軍事與文化」、「中韓思想與文化交流」、「近代報刊與社會生活」、「人物思想與學術研究」為主題，嘗試引起學界同人對東亞世界在政治、軍事及文化方面的研究的關注。

本書編次依論文題旨和時代，概略分成兩輯：第一輯為「文獻典籍與政治社會」，第二輯為「人物思想與學術文化」，並附錄研討會紀要，以誌當日場面氣氛和活動盛況。本書收有是次會議的十六篇論文，既有討論東亞各國的題目，例如中國上古時代的卜筮文化、《循環日報》與近代中國報業發展等，也有探討東亞國家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例如蒙古人出征日本失敗與「神風」的關係、明清時代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制度」、朝鮮譯官在東亞文化溝通上的貢獻等。

HK\$ 148.00

ISBN 978-962-04-3586-7



9 789620 435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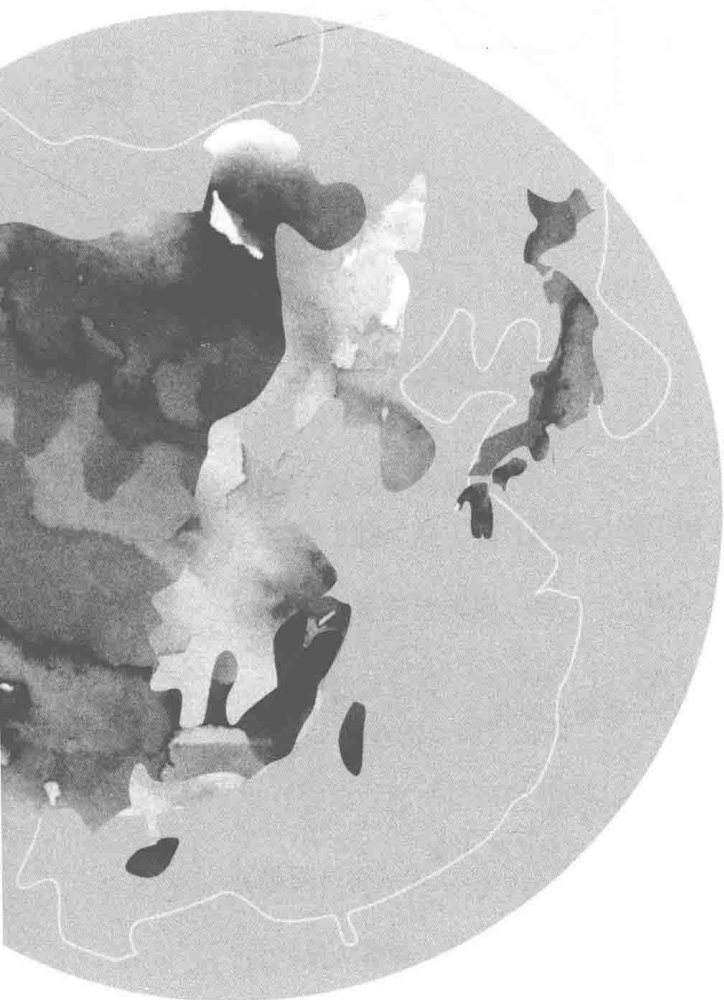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香港浸會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所

東亞世界

政治・軍事・文化



周佳榮
范永聰
主編



責任編輯 劉華 梁偉基

書籍設計 吳丹娜

書 名 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

編 者 周佳榮 范永聰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

香港九龍塘浸會大學道 15 號

教學及行政大樓 13 樓 AAB1301 室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4 年 9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 × 230 mm）40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586-7

© 201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中國在東亞地區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古已然；中國文化對韓國、日本和東南亞多個國家影響深遠，歷來學者亦注意及之。近百多年來，由於中國國運陵夷，國人在東亞文化整體發展上所作出的貢獻，予人有今不如昔之感。事實是否如此，實有待深入探討。

有見及此，香港浸會大學於 2013 年 4 月 2 日舉行了「第一屆東亞文化與國際關係研討會」，這個學術會議由當代中國研究所、歷史系和近代史研究中心合辦，共有 20 多位專家學者和研究生參加。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除了一篇已交期刊發表外，其餘 16 篇在會後加以修訂和補充，均收錄於本書之中。

研討會根據提交論文的内容重點，分為「近世政制、軍事與文化」、「中韓思想與文化交流」、「近代報刊與社會生活」、「人物思想與學術研究」四節。本書編次則依論文題旨和時代，概略分成兩輯：第一輯為「文獻典籍與政治社會」，第二輯為「人物思想與學術文化」。附錄研討會紀要，以誌當日場面氣氛和活動盛況。由於論文涉及的層面甚多，現時這樣的安排，大概亦與研討會程序相若，只兼顧到讀者閱讀上的方便而已。

這一屆研討會舉辦後，初步引起學界注意，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主任黃文江博士於 6 月間帶領學生赴北京清華大學參加暑期研習班，與清華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聯繫，決定邀請美國中央華盛頓大學加入，三校輪流主辦這個研

討會，明年在浸會大學續辦第二屆，第三、四屆分別於清華大學和中央華盛頓大學舉行。

這一屆研討會邀請了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麥勁生教授、歷史系林啟彥教授、李金強教授及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許志樺博士幾位作為顧問，當代中國研究所和歷史系多位秘書、高級研究助理與研究生分擔了不少有關工作，在此一併致謝。

周佳榮

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2013 年 8 月 22 日

目錄

序

第一輯 文獻典籍與政治社會

中國卜筮文化的形成：

從甲骨文的「貞」到《周易》的「貞」.....陳嘉禮 2

兩次蒙古征日敗因與「神風」之關係探析.....潘建聰 19

明清「朝貢制度」的反思：以《萬曆會典》、《康熙會典》中
〈禮部·主客清吏司〉為例.....郭嘉輝 42

清代家訓文獻所呈現的男性人格.....何宇軒 80

《循環日報》與近代中國報業發展.....丁潔 101

從《良友畫報》的化妝品廣告看上海婦女的
美容情況（1926－1941）.....羅婉嫻 114

「所望於吾國女子者」：

《中華婦女界》所建構民初女子的生活態度.....侯勵英 146

民國時期的實業改良、推廣與世界認識：

以雞蛋業及《雞與蛋》雜誌（1936－1937）為研究中心
.....譚貴軒 173

第二輯 人物思想與學術文化

「投筆從戎」：晚明袁崇煥及其部將之研究	袁展聰	196
作為東亞文化交流媒介的朝鮮譯官： 以康熙年間的金指南家族為研究個案	羅樂然	224
沈復著《浮生六記》與琉球的關係	周佳榮	250
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	范永聰	268
近代福建教育推手： 陳寶琛與福建教育近代化事業	黃嘉康	304
存天理，去人欲： 變化氣質的武術思想——以孫祿堂武術論著為例	劉繼堯	322
「通識型」的史學家： 傅樂成生平及其史學研究	文兆堅	336
陳荊和對越南史研究之貢獻	區顯鋒	367

附錄

「第一屆東亞文化與國際關係研討會」紀要	蔡華思	390
---------------------------	-----	-----

論文著者一覽（依姓氏筆劃排序） 397

第一輯

文獻典籍與政治社會

中國卜筮文化的形成： 從甲骨文的「貞」到《周易》的「貞」¹

陳嘉禮

一、對貞語句的檢討

甲骨文的語法與現代漢語相異，卜辭常省去賓詞（object，或稱賓語或受詞），主詞（subject，或稱主語）亦有省去之例，至於動詞（verb，或稱謂語），如「貞」字及前置句「卜」字，亦往往被省，使甲骨文句不成句，詰屈聱牙。甲骨卜辭以貞吉凶判休咎、一正一反的「對貞」語句最為常見。「對貞」，即決定事情可否之前，殷史官會在龜甲或獸骨上一再卜問事情的吉凶。卜問的方式主要是正反或重複，例如《合集》6834：

(1) 壬子卜，爭貞：自今日我戠留。

(2) 貞：自五日我弗其戠留。

(3)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戠留。王固曰：丁巳我母其戠，于來甲子戠，旬出一日癸亥車弗戠。之夕翌，甲子允戠。一二

(4)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弗其戠留。一二

1 本文撰寫得夏含夷師（Edward L. Shaughnessy）之啟發和指導，特此致謝。當然，文責自負。

(5) 庚申卜，王貞：余伐不。三月。一

(6) 庚〔申卜〕，王貞：余勿伐不。一二告

(7) 庚申卜，王貞：余伐不。一

(8) 庚申卜，王貞：余勿伐不。一

上例四組卜辭中，每組卜辭的對貞句型均是正、反兩組。第1辭中詢問自王子當日開始，商軍隊能否打敗𠂔方，而在第2辭，由於是否定句，句意就是「商軍隊不能打敗𠂔方」。第1辭和第2辭都沒有占辭，我們無法得知占卜結果是吉是凶。如果第1辭所卜結果是吉，照理就會出兵攻打，那是肯定的。但如第2辭所卜結果是吉，一反一正，商軍會否出征？是凶的話，又會否出征？

《屯》2192的例子可說明對貞語句的無意義：

(9) 孟田省，不𦍋雨。

(10) 省孟田，其𦍋雨。

第9辭是肯定句，意即去巡視孟田，不會遇到下雨。第10辭即不去孟田巡視，會遇到下雨。第10辭的矛盾在於既然不去巡視，自然不可能遇到下雨，所以，不論這是問句還是陳述句，當對貞語句缺乏占辭和驗辭時，對貞語句就會變成無意義的占卜句子，正如第1、2辭就根本不能讓我們了解在王日子所占卜的事情的具體結果。再者，如果貞人想卜問會否下雨，只需列出正面的命辭即可，無需對貞，貞人的目的不是想知道將來會否下雨，可能是因為要下雨或要停雨，希望知道神明好惡，因為「雨」或「不雨」，本身就代表「吉」或「凶」。

二、甲骨卜辭中的「貞」

《說文解字》說：「貞，卜問也。」²《左傳》說：「卜以決疑，不疑何卜。」³這樣的解釋讓人們長期以來認為卜筮是一種詢問活動，把占卜理解成按兆紋判斷吉凶，把所問之事契刻在甲骨上。⁴饒宗頤早年即提出異議，他不認為卜辭有詢問的形式，因此他列甲骨卜辭的例文都不按一般用法使用問號標點，他還指出在命辭之後言用問號的標點方法不合理。⁵其後司禮義（Paul L-M Serruys，1912—1999 年）和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都認同饒氏的觀點，主張甲骨卜辭的命辭部分不應該讀作問句，而是表示某種願望的敘述句。⁶1988 年，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一文，認為卜辭語義不是問句。⁷翌年，倪德衛（David S. Nivison）發表〈問「問」〉一文，認為要區別貞人的言語和貞人在占卜之禮中的行為，他們的言語也不一定是問話。⁸這幾位海外學者的觀點也刺激了中國學者的看法，李學勤、裘錫圭就最先贊同。⁹不過，

2 許慎（58？—147？）：《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卷 3，〈卜部〉，頁 69。

3 杜預（222—285 年）注，孔穎達（574—648）疏：《春秋左傳正義》（阮元〔1764—1849〕校《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7，桓公十一年，頁 1755。

4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13。

5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59 年），頁 2、71。

6 Paul L-M Serruy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LX. 1-3(1974), pp. 21-120; David N. Keightley, "Shih Cheng: A New Hypothesis about the Nature of Shang Divination,"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會議論文，1972 年 6 月 17 日)。

7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1988 年第 1 期，頁 1—20。1989 年，《早期中國》（*Early China*）期刊發表由夏含夷翻譯的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一文的英譯本。

8 David Nivison, "The 'Question' Question," *Early China*, vol. 14 (1989), pp. 115-125。同期有范毓周、饒宗頤、吉德煒、Jean A. Lefevre（雷煥章，1922—2010）、李學勤、夏含夷、王宇信的評論文章，參同上書，頁 127—164。此外，艾蘭（Sarah Allan）也認為命辭是陳述句，而非疑問句。詳參艾蘭著，汪濤譯：《龜之謎：商代神話、祭祀、藝術和宇宙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41、149。

9 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中國語文》，1988 年第 1 期，頁 1—20；李學勤：〈續論西周甲骨〉，《中國語文研究》，第 7 輯（1984 年），頁 1—8；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

中國內地仍有不少學者，特別是粵派學者支持舊說。¹⁰

我們參考上引卜辭(3)的例子，這條卜辭展示了完整卜辭的四個部分：

癸丑卜，〔爭〕貞：自今至于丁巳我戡囙。王固曰：丁巳我母其戡，
于來甲子戡，旬出一日癸亥車弗戡。之夕翌，甲子允戡。一二

卜辭的格式是 XX（干支）日卜，XX 人貞，接着是命辭，亦即進行占卜的過程、手續。¹¹「自今日（癸丑）日至丁巳日，能否出兵伐囙方」。命辭後還有一個占辭，即「王占曰」，是王對卜兆的判斷。¹²商王認為「丁巳日不能攻打，要到甲子日才行」。占辭後加一個驗辭，就是事情發生後的史實記錄，幾乎是指出王在占辭中預言實實在在所發生。所以，自「占卜日（癸丑）起算一個旬（10 日），只到王戌日，再加上一日才到癸亥日，這時也不能出兵，到了甲子日就出兵了」。驗辭是在甲子日之後才刻上的。所以，無論命辭是正是反，占辭是吉是凶，最後也要依靠占辭和驗辭提供的「事後答案」。

從周原甲骨可見，古人卜筮有祈福、表達願望之意（詳見下文），殷墟卜辭的這個意思雖然還不明顯，但從不同組別類型的卜辭可見，利用龜卜表達祈福之意，在殷商時期正慢慢滋長。因為命辭不是問句，「貞」之後的內容有否

[上接頁 4]

長春出版社，1992 年），頁 138—147。

- 10 例如陳煒湛：〈論殷墟卜辭命辭的性質〉，載氏著：《甲骨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54—168；張玉金：〈論殷墟卜辭中的語氣問題〉，《古漢語研究》，1995 年第 3 期，頁 6—12；唐鈺明：〈甲骨文詞義辨析兩則：貞、卜辨〉，載張光裕等編：《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 年），頁 155—168；朱岐祥：〈釋貞——由貞字的用法論卜辭有屬問句〉，載氏著：《甲骨文研究》（台北：里仁書局，1998 年），頁 94—106；朱岐祥：〈殷墟甲骨文有非問句考〉，載氏著：《甲骨文研究》，頁 144—153。
- 11 此說承夏含夷師口授，特此致謝。
- 12 「卜」和「占」的意義就由此不同。卜是灼龜而爆裂之聲，占是說「卜之意」的意思，所以有卜才有占。詳參梁劍韜：《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27—128。

祈福之意就成為「貞」字在卜辭中用法的關鍵。單純以上舉辭例(3)中所屬的賓組卜辭來說明卜辭中「貞」的用法是片面和單一的。¹³ 在最早的師(自)組卜辭中，¹⁴「貞」之後的命辭就無祈福之意，到上舉辭例的賓組卜辭也未見明顯的祈福和表達願望的意思。

在何組卜辭中，¹⁵就有一個特殊的現象：

(11) 壬子卜，何貞：翌癸丑其出乙癸鄉。 (《合集》27456)

(12) 癸巳卜，何貞：翌甲午登于父甲鄉。 (《合集》27456)

(13) 丁未卜，何貞：禦于小乙爽乙庚其賓鄉。 (《合集》27456)

(14) 庚戌卜，何貞：翌辛亥其出毓乙辛鄉。 (《合集》27456)

(15) 癸酉卜，何貞：翌甲午登于父甲鄉。 (《合集》27456)

(16) 己酉卜，何貞：貞其牢出一牛鄉。 (《合集》27138)

(17) 癸亥卜，彭貞：大乙、祖乙、祖丁眾鄉。 (《合集》27147)

上例辭尾一律有「鄉」字，¹⁶鄉，甲骨文寫成「𠂔」，同「饗」，是二人相向共食之形，本義應為鄉人共食，¹⁷又引申成「饗祀」、「宴饗」、「朝向」，¹⁸而在《墨子》中，「鄉」字的用法，也對上古卜法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

13 賓組卜辭年代為武丁中後期，賓組第一類不少貞人與師組間類相同，這個交叉現象說明師組卜辭與賓組卜辭有着緊密和承接的關係。

14 師組卜辭即最早由董作賓(1895—1963)提出的所謂「文武丁卜辭」，後來陳夢家(1911—1966)根據貞人組定名為「師組卜辭」，年代為武丁中期偏早。

15 何組卜辭約為武丁晚期、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時期的甲骨類型。

16 何組卜辭中，辭尾有「鄉」字的辭例仍有很多，不再列舉。

17 楊寬(1914—2005)：〈「鄉飲酒禮」與「饗禮」新探〉，載氏著：《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88。

18 徐中舒(1898—1991)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頁1014—1015。

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¹⁹

翁難雉乙利用龜甲來貞卜，「曰」字後面是貞卜的命辭，即「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孫詒讓認為這是「命龜之辭」，²⁰與甲骨文「命辭」具同樣作用，「上鄉」也是「尚鄉」，就等同「尚饗」，「尚饗」在古籍上有向鬼神作出祈求之意。《儀禮·少牢饋食之禮》有載：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韉，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²¹

《儀禮·士虞禮》又載：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隲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

19 孫詒讓（1848—1908）：《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11，〈耕柱〉第46，頁422—426。

20 同上，頁424。

21 鄭玄（127—200）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47，〈少牢饋食之禮〉第16，頁1196。

妣某氏。」婦曰：「孫婦於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臑。其他如饋食。用嗣屍。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曾淖，普薦、淩酒，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祔爾孫某甫。尚饗！」²²

在《儀禮·士虞禮》的例子中，哀子某獻薦了祭品，這句「饗辭」的尾語有「饗」字，鄭玄注為「饗辭，勤強尸之辭也」，²³不解，反而阮元的《校勘記》「毛本尸作神；浦鏜云尸誤神」，²⁴可能較接近原意。

到黃組卜辭，²⁵對未來有陳述或祈福之意就較為明顯了。在黃組卜辭的占辭中，只是按慣例寫「吉」，難道卜兆沒有「凶」嗎？事實上，黃組所在的第五期卜辭常記錄「旬亡禍」（十日無災害）、「往來亡禍」（去來無災害），取代過往「某日雨」、「不雨」式的對貞語句。這類「旬亡禍」的命辭，內容範圍較寬，更重要的是，這全是否定式，在一句內平安無事，因此甲骨上也不再有凶兆出現。

我們可能要問，為何很多卜辭沒有占辭和驗辭？既然有命辭，就應該有占卜的結果。艾蘭的研究證明，甲骨上的文字是刻在卜甲成兆之後，換言之，甲骨文不太可能是占卜者與神明的對話，而只是記錄做過的占卜。²⁶卜辭是對未來的貞卜，因此卜辭也不是為了實時記錄事態發生發展過程而寫下的，命辭的本

22 鄭玄注，賈公彥疏：《儀禮注疏》（阮元校《十三經注疏》本），卷42，《士虞禮》第14，頁1175—1176。

23 同上，頁1175。

24 同上，頁1178。

25 黃組卜辭是殷墟最後一期的甲骨類型，約在文丁、帝乙、帝辛時期。黃天樹據黃組卜辭是依字體系聯的原因，改稱為「黃類」。詳參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頁275。

26 艾蘭著，李學勤譯：《論甲骨文的契刻》，載氏著：《早期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74—175。

質也不是記注。²⁷ 我們就更難去證明甲骨所刻的卜辭是否切合占卜的內容。進行占卜的商王，往往能準確地預測命辭。吉德煒假定商王作貞人時，必然一貫預測準確。²⁸ 如果商王錯誤判斷卜兆，甲骨又刻下商王犯錯的記錄，對於商王來說就會很「丟臉」，因此，吉德煒稱這些占卜準確的卜辭為「炫耀性卜辭」。沒有占辭就很可能是記錄者故意地不刻在甲骨上。而到商代晚期，占辭總是吉，占卜記錄也顯示商王一貫正確，卜辭成為貞人、商王的祝禱、官僚式的喃喃自語，成為商王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²⁹

第五期黃組卜辭已少見對貞語句，周原卜辭更未有發現對貞語句。相反，周原卜辭常見的「田」（囟）字就具有未來陳述的祝辭式尾語：

(18) 壬癸子（巳）彝文武帝乙宗，貞：王其邵祭成唐，鼎禦服二女、

其彝血羊三豕三；田又正。 (H11:1)

(19) 自三月至于三月二唯，二月，田尚。 (H11:2)

(20) ……田亡咎。 (H11:77)

以第 18 辭為例，卜辭說在癸巳日，帝乙於廟進行占卜，用鼎牲兩名女人，奉上三隻公羊和三隻母豬的血以祭成湯，這就是正確的。很多例子都說明，周原卜辭的「田」的用法很有規律，均為卜辭的尾語。李學勤、王宇信和張玉金等人把「田」隸定為「囟」，釋作「思」，³⁰ 是合理的，因為都有表示積極的意思。「又正」、「亡咎」似是卜人向鬼神的祈求，「田」就成了動詞，有

27 朱淵清：《書寫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4。

28 David N. Keightley, *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 44, n, 83.

29 吉德煒：〈中國正史之淵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貫正確？〉，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等編：《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3 輯，頁 117—128。

30 李學勤、王宇信：〈周原卜辭選釋〉，載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4 輯，頁 250—251；張玉金：〈關於周原甲骨文的「囟」字及其命辭語言本質問題〉，載氏著：《甲骨卜辭語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70—76。